

# 子午流注針法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节 子午流注法的起源

針灸療法，是中国古代医学遗产之一，是无数先民积累了丰富經驗，經過几千年的實踐考驗，确切證明有效的一种治疗方法。但要运用这种療法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在操作過程中，也并非容易的一件事。历代医家遺留下来的許多經驗，都是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尤其是一些独特的操作方法，不容漠視，而應該以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来学习和研究，使有助于我国人民保健医疗事业的发展。

子午流注法，是千百年来应用于針灸治疗的古法之一。它是注重于時間的条件，以自然界周期性的現象，从天人合一的觀点去配合人体气血周流的情况。它的原理，在中国最古的一部医書黃帝「內經」之中，早就有所闡釋，其中如「靈樞」的本輸篇所論述十二經的六十六穴作出了井、榮、俞、原、經、合等名称，分別有出、流、注、過、行、入的不同，以表示脉氣的盛衰，这就是流注兩字的起源。而子午兩字对日时的作用，「靈樞」衛氣行篇也曾明确地指出：「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為經，卯酉為緯。」這意思即是將一年或一天中的時間，用子午卯酉等字样来划分四季和晝夜朝夕光熱強弱的不同，以說明外界环境对于人体的直接影响。不但如此，如以气候時間与人体生理病理的关系來說，「素問」六

承淡安 陳璧璣 徐惜年 合著



節藏象論更有詳細的說明：「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从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无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实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這一種重視時日和肺氣盛衰的作用，應用在治療方面，「素問」五常政大論就有了進一步的說明：「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后，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象上述這些文句，在全部「內經」中，原是屢見不鮮，雖沒有具體指出子午流注法運用的法則，但子午流注注重于以時日開穴為必要條件的這種針灸療法，追本溯源，是以「內經」的理論體系為根據，這一點可以說是無疑的。

在中国古代的針灸書籍上，对于注重氣血流注應用在治療方面的記載，也是不勝枚舉。主要的如「難經」、「甲乙經」和扁鵲所作的「子午經」等書，都曾論述到十二經的氣血流注與針灸療法的關係。三国時的名醫華佗，他不但是精于外科，而且也善于運用針灸來治病；他对于針灸的特点，一方面是主張少取穴位，另一方面也着重在候氣，認為「氣至才有效」，這和子午流注的原則是一致的。可見在當時針灸療法中，已是一貫地重視氣血流注的法則。但發揚子午流注法，當以五代徐文伯父子的貢獻為最多。徐文伯所撰的「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對於日時穴位，說得條理分明，具體詳細，對子午流注這一個針灸古法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到了金元，操作子午流注法的医家，更是盛極一時，其時何若愚所撰的「流注指征賦」，即將子午流注的應用方法與功效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同時竇漢卿所撰的「針經指南」、「標幽賦」、「通玄指要賦」等文，更將流注開闔在針灸療法中的重要性扼要的加以闡釋，如「標幽賦」敘述流注開穴的情況說：「輕滑慢而未至，沉澁緊而已至，既至也量寒熱而留疾，未至也據虛實而候氣，氣之至也，如魚吞鉤餌之沉浮，氣未至也，如閑處幽堂之深邃。」而直接說到子午流注法的妙用，「標幽賦」中更着重指出：「一日取六十六穴之法方見幽微；一時取一十二經之原始知要妙……推云子午十變，知孔穴之開闔；論其五行五臟，察日時之旺衰。」此種重視日時流注的針灸古法的應用，到明

朝所出版的許多針灸書籍中，更无不將這個針灸古法，繼續的有所發揮，例如「針灸要」、「針灸聚英」、「古今醫統」、「医学入門」、「針灸大全」、「針灸集成」等書，尤其是楊繼洲所編的「針灸大成」，精選了明代以前的各家針灸學的名著，將徐氏「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和「八脉八法」等着重以時間為主要條件的針灸療法都選入。從這些事實看來，可見子午流注法由來已久，是千百年來許多医家所應用而認為有特殊價值的治療方法。

## 第二节 子午流注法的意义

子午是兩個對立的名詞，可以代表水與火或是南和北，也可以代表冬夏兩季和作為記別半夜和日中兩個時辰的符號，尋常引用這兩個字來定名的也是不少，如天文家所用的子午儀，測量時所作的子午綫，地名有川陝要道的子午谷及漢中的子午道……象這些名稱，顧名思義，無非表示子午相對的關係，它的作用和意義原是很單純而顯明的。但流注法用子午兩個字來定名，以表示剛柔相配，陰陽相合，它的意義就並不單純的了。所謂剛柔陰陽是指時間和經穴來說的，因為以一年之中四季的陰陽盛衰而言，在陰歷以子月為十一月，十一月里冬至一陽生；午月為五月，五月里夏至一陰生。一天之中，也可以由子午兩個時辰分別出陰陽的盛衰，即子時一刻，乃一陽之生，午時一刻，乃一陰之生。這從自然界的現象來看，也都是符合的。事實上，每年十一月的冬至日，北半球夜最長，從這天以後逐漸的夜短晝長，即所謂陽氣生；經過六個月，到五月的夏至日，這一天北半球的晝最長，從此以後逐漸的晝短夜長，即所謂陰氣生；再經過六個月，仍是回復到冬至夜最長的那一天：這樣晝夜的或長或短和氣候的溫熱寒涼，每年的變化是不会休止的。以一天來說，子時是半夜，午時是日中，從子時到午時，陽氣生，即在子時到午時的六個時辰內，地面上的光熱是逐漸加強；相反的，從午時到子時，陰氣生，即在午時到子時的六個時辰內，地面上的光熱逐漸減弱。這兩種相反的現象，每一天也都是這樣固定的往復着，永遠

不会变更的。古人观察了这些现象，以每年或每天光热的强弱，即所谓阴阳盛衰都是以子午两个字为基础，相对的变化而发展开来的。所以子午流注用子午两个字来定名，它的原意也是如此。由于十二经有阴阳表里的分别，每经的气血循环，由阴经转入阳经，或阳经转入阴经，经常是周而复始循环不息的，这和上述光热强弱在每天相对变化的意义是相同的，所以流注法用子午二字定名，并非是单独指子时或午时去流注，而是将子午两字活用来表示人体的气血循环，阴阳各经脉气的盛衰，阳进阴退或是阴进阳退，都是和自然界的景象同样地有着规律，因此可以掌握时间适应气血盛衰去及时针刺。

不但如此，再从流注两个字来说，流是流动，注是灌注，《诗经》：「如川之流」，「丰水东注」，将流注二字都作为水的行动的形容词。若将子午流注四个字联系起来，就是将人体的气血比拟水液，从子到午，或从午到子，随着时间的先后不同，阴阳各经气血的盛衰也等于潮水定期漲退一样有着固定的时间。本来，潮水能够定期漲退的原因，完全是由于日月的吸力，在一昼夜之中，地球绕太阳自转一周，日月所行的度数，和地球常有向背的不同，向则吸力較大而潮漲，背则吸力較小而潮退，在阴历的朔望兩天，日月两种吸力相合，潮最大，上弦和下弦的兩天，日月的两种吸力互消，潮最小。此种定期漲退的现象是决定于日月的因素，古人掌握了这一个规律，認為人体的气血和各部分組織，也都能对其周围环境中一定的物理刺激而作反应，表示对外界一定的刺激有感应能力，和潮水受日月吸力的漲退，同样的会起着各种不同的反应。正如《灵樞》岁露篇所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而在《素問》八正神明篇，对于气血和日月的关系及其有关于針灸的影响，更是进一步的指出：「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瀉，气易行；天寒日阴，則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月始生，則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滿，則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調血气也。」这

就是把气血和日月的关系直接联系了起来，認為日光有阴晴寒暖的不同，遂使气血有聚散浮沉的变異；月郭有空满盈虧的現象，亦使气血有虚实增減的感应。所以接着說：「天寒无刺，天温无凝，月生无瀉，月滿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謂得时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衰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从这些文句中，說明了季节和時間的条件，在治疗上都有著密切的关系，潮水受日月的影响，有定期性的漲退，气血受日月的影响，在晝夜間也同样有着周期性的盛衰。

潮水定期性的漲退，某日某時漲，某日某時退，航行者既必須預知，而且因有固定的时间，要預知也是很容易的。但將人体的气血比拟潮水，把气血的盛衰比作潮水的漲退，則要預知盛衰的定期性就比較困难了。子午流注法，就是解答了這一個問題，那是古人累积了長期的經驗，体会出每一天之中，气血周流盛衰的時間，以十二經的六十六穴為主，規定了每一日時和經穴的開闔，認為是及时針治最适当的时机。在這些規定的開穴時間之外，當然并不是說失時沒有气血，也不是說失時气血不流，而是指出經穴在開時气血當盛，如潮汛之漲，闔時气血漸衰，如潮汛之退，而且从陰經轉入陽經，或从陽經轉入陰經，气血在周身的循環，先后的盛衰的不同，交互錯綜的流注着，都是很有規律的，如同潮水的定期性漲退一样，这也就是子午流注定名的意义和它的內容了。

### 第三节 研究子午流注法应有的認識

法国医学博士密勒文曾說：「中國針灸頗类电疗，而效力过之，其出神入化，非近代科学所能解釋。」將這句話引用来說明子午流注法，那么，子午流注法尤其是出神入化而非近代科学所能解釋的一種針灸疗法。子午流注以時間的条件为主，它把人体十二經气血的周流当作是潮水定期漲退一样的有着規律，用剛柔相配、阴阳相合的原則，指出了每一天气血盛衰的時間，而分別規定了六十六穴按时流注开闔的法則，象这样用阴阳五行所表現的医学，它的流傳既久，也确是我们祖先累积了丰富經驗的医学

傳統之一。不過在一些問題上還受着歷史條件的限制，更由於這一針灸古法最大的弱點是缺乏系統的科學理論，不能都符合現代科學的解釋。但我們要研究這份先民的文化遺產，在現代醫學的知識範圍內，不能因為它缺乏現代科學理論的內容，就說它是不科學而懷疑它的作用。在未經認真的學習和研究之前，更不可以它沒有現代科學知識的依據為理由，而將這一種獨特的針灸古法看作是神秘玄虛，就隨便一笔抹煞。我們認為子午流注法的原理是深奧的，要使它逐漸和現代科學知識相結合，惟有通過認真學習、研究和實踐，根據現代科學的理論，用科學方法來整理它的學理和總結它的臨床經驗，取其精华，棄其糟粕，把它有真實價值的部分發展起來，使它逐漸和現代醫學科學合流。

其實，子午流注以自然界周期性的現象影響，按十二經的陰陽表里，營衛氣血，在晝夜的循環中，利用一定的时机和被影響所開的穴位去治療；配合日時開穴，這是古人從環境影響和實踐療效中體驗出來的。如果用現代的科學知識去分析它的內容，我們可以體會出這是和巴甫洛夫「晝夜周期節律性」的學說相符合的。巴甫洛夫學說基本觀點，也就是發自「有機體乃是由極端複雜的、無數的一系列部分所構成的一個系統；這些部分，一方面互相聯繫，另一方面又同周圍自然界相聯繫，成為統一的整体」。他又認為形成陰性及陽性條件反射因素之中，的確「時間性」也是一個有力的因素。所以他也會說：「時間的條件刺激，由生理學的立場說來，雖然沒有一定的解答，但應當對此有如下的概念：即時間可利用自然界的種種周期性的現象來規定的，如太陽的運動，鐘表上的運動等」（見閣德潤編著「巴甫洛夫學說及其應用」第六、第十四、第十五頁）。日本生理學權威石川博士，他對經絡學的研究，也認為「經絡的放射機能與身體各部感覺有關……或許有一定規律配合出來……也可能有現代的，我們所未想到的事實存在着」。從這些見解之中，可見子午流注以時間為針治中的主要條件，也並非完全沒有科學的依據，而是古人通過了疾病的治療與自然界環境的影響所發現的一種理論體系。它雖然是用陰陽五行去貫通和表現的，但是它有現實的物質基礎，尤其是在醫學實用方面的價值，確有使我們進一步去研

究和发掘的必要。

为了要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和研究子午流注这一个针灸古法，并非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认为从古人的医学经验中发掘医学知识和治疗方法，可以使我们的医学知识和技能更加丰富和提高。针灸疗法，由于深入的研究，可能在现代医学理论上写出新的一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从而使现代医学的宝库日益丰富起来。

## 小結

一、子午流注法的起源，由来已久，它是以〔内經〕天人合一的理論为基础，注重气血流注，按时取穴，此为针治的必要条件。此种古法的整理与发扬，以五代徐文伯的贡献最多，它不但应用在临床的实践方面有其一定的价值，也是千百年来为针灸医家所推崇的一种治疗方法。

二、子午流注的意义，是将人体的气血比拟为水液一样，在全身循环周轉，从子时到午时，从午时到子时，随着时间的先后不同，表现出周期性的盛衰开阖，等于潮水定期漲退那样，开时气血当盛，如潮汛之漲，阖时气血漸衰，如潮汛之退。掌握了这个规律去按时针治，正如順水推舟，更可以迅速的获得疗效。

三、子午流注是祖国丰富多彩的医学遗产之一。它虽然缺乏系統的科学理論，但我们在对它沒有認識和研究之前，不要以为它的内容在现代医学知識范围内，还不够符合科学的解釋，就看作是神秘玄虛，說它不科学，随便一笔抹煞。我們應該接受古人經驗的启示，从多方面的实践中，不难发掘出新的知識和治疗方法，从而在现代医学理論上写出新的一页。

## 第二章 气血在十二經中的运行

### 第一节 气血营卫的作用与經脈

子午流注是掌握了人体气血循环中所有盛衰的周期性，定出了开穴时间去适应针治的一种疗法。中医所謂气血运行的学說，在现代医学知識的范围内，表面上看来，似乎还不够有科学的解釋，但它很早就被应用在祖国医学上，是后数先民深刻研究觀察的成果，單就血液循环与心主血这一点來說，就比哈維氏的發現大約要早一千七八百年。我們知道，在十七世紀以前，世界的科学家还不明了血液是循环的，到了一六二八年，英國的医生哈維（一五七八——一六五七）根据他的研究，才說明了血液循环的道理，指出心脏是运送血液在血管里流动的机器，是循环系統的动力机关，因而使生理学成为一种科学。其实，这在中国古医書「內經」之中早曾有所記述，如「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血者皆屬於心」；阴阳应象大論：「心主血」；痿論：「心主身之血脉」；六节藏象論：「心者身之本……其充在血脉」；举痛論：「經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灵樞」邪氣藏府病形篇：「經絡之相貫，如环无端」等等。由此可見，哈維氏的发现，无非是給我們祖国医学气血运行的学說中关于血的运行的先見作了一个証实。古人不但早就指出了血的运行，而且更是詳細的列举十二經之中气血运行在生理病理上的关系，言簡意賅，条理分明，这也是几千年來作为中医診断和治疗疾病的准则。

从现代生理学去研究气血两个字，一般或以为这就是体内氧化作用所需要的氧气及在循环器官内流动的血液。可是「內經」中所說的气血，并不是單純的仅指这两点而言，尤其是气的方面，它所包含的意义既广，名称也是很多，如精气、神气、元气、真气、脉气、谷气、宗气、營气、卫气、正气、邪气。

等。总的來說，氣可分為外氣和內氣兩種：外氣是外來的空氣及所感受自然界的風、火、寒、暑、燥、濕等六氣；內氣是體內的元氣，亦稱真氣，即〔靈樞〕刺節真邪論所說：「真氣者，所受于天與谷，氣并而充身也。」這一種真氣所在，可有上中下三個分別，上所受于天以通呼吸，中生于水谷以養營衛，下者氣化為精，藏于命門，以為三焦之根本。所以上有氣海，名膻中，其治在肺；中有水谷氣血之海，名中氣，其治在脾胃；下有氣海，名丹田，其治在腎。將這些名稱約略的分開來說，氣在天者，受于鼻而喉主之；在水谷者，入于口而咽主之。鍾子未生之初為先天之氣，成于已生之后為后天之氣。氣在陽分即陽氣，在陰分即陰氣，在表為衛氣，在里為營氣，在脾為充氣，在胃為胃氣，在上焦為宗氣，在中焦為中氣，在下焦為元陰元陽之氣。再就這許多氣的別名中，以氣血的作用所分的宗營衛三氣來說，宗氣积于上焦，出于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熏于皮膚，充其身形，泽其毫毛，如露露之灌溉万物，正如〔靈樞〕決氣篇所說：「上焦開發，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霧露之溉，是謂宗氣」；至于營氣，亦稱為陰氣，或稱為水谷的精氣，「營氣出于中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上注于肺，受氣取汁，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于此」；所謂衛氣，亦稱為陽氣，或稱為水谷的悍氣，它的作用，和營氣不同，營氣陰性精專，是隨宗氣行于經脈之中，清者為營，有着營養身體的作用，而濁者為衛，衛氣出于下焦，漸升而上，陽性剽悍滑利，并不隨宗氣循經而行，而自行于各經皮膚分肉之間，「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皮毛之關闔」，在身體上有着防衛和免疫等作用，所以也稱為「營行脈中，衛行脈外」。

明白了這一些氣血的意義和作用，要研究氣血運行，更當先有認識十二經的必要。因為氣血和營衛周身遠行的徑路，就是經絡，亦稱經脈，如〔靈樞〕本藏篇所說：「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素問〕調經論：「五藏之道，皆出于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隧是指隧道，等于地下的隧道一樣，因為經脈主要的有十二，伏行在分肉之間，是經常不能看到的，故稱為經隧；這和有形態而能看見的絡

脉脉管不同，經脈是脉管以外的循环路線，也是祖国医术中确定認為它是气血运行的通路，而以此为主体作为針灸导引的治疗上的准繩来应用和发展的。子午流注的針灸古法，就是根据了这个基本学說，將十二經的气血运行，作出了表里开闔的法則，以時間为主要条件，这确是在經絡学說的范畴中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

## 第二节 十二經气血多少的分別

子午流注以十二經的气血运行为基础，作出了剛柔相配阴阳相合和表里开闔的法則，此种剛柔阴阳表里的意义，也就是依据十二經有着阴阳表里的名称而来的。十二經分为六阳經和六阴經，以藏府的名稱去分別，藏为阴，府为阳；所以六阴經屬藏，即肝、心、脾、肺、腎、心包；六阳經屬府，即胆、小腸、胃、大腸、膀胱、三焦。这里所說的藏府，虽与现代解剖学上所同名的內臟器官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但以十二經分布在全身的部位，去解釋阴阳表里的关系，仍是有着它的意义的，尤其是六阳經之中分为手三阳、足三阳，六阴經之中分为手三阴、足三阴，以〔內經〕所分人体的阴阳來說，里为阴，表为阳；腹为阴，背为阳；内为阴，外为阳。只要从經脈所分布的部位，就很容易明了，凡是分列于胸腹一面与上肢手掌一面及下肢內側一面的都是阴經；分列于背側头部与上肢手背一面及下肢外側一面的都是阳經。阴阳各經，虽是分布在全身，但在阴經或阳經的名称之上加上手足兩字，其原意主要的就是以十二經气血的运行，每一經的脈气所出都有一个井穴，就以井穴所在手和足的部位，用来作为手足三阴三阳經的区别。手阴經方面，如手太阴肺經的井穴少商，在手大指之端；手少阴心經的井穴少冲，在手小指內之端；手厥阴心包絡經的井穴中冲，在手中指之端。手阳經方面，如手阳明大腸經的井穴商阳，在手次指之端；手太阳小腸經的井穴少泽，在手小指外側之端；手少阳三焦經的井穴关冲，在手第四指之端。象这六經的井穴，都是在手的指端，所以在經的名称之上，也都有一个手字。至于足的阴阳經方

面，也是如此，除足少阴腎經的井穴涌泉系在足心外，其余的井穴，都在足的趾端；如足太阴脾經的井穴隱白，在足大趾內側之端；足厥阴肝經的井穴大敦，在足大趾外側之端；足太阳膀胱經的井穴至阴，在足小趾之外側；足少阳胆經的井穴窍阴，在足之第四趾之端；足阳明胃經的井穴厉兑，在足次趾之端。諸如此例，以井穴為標準，十二經分有手足的名稱，因此也就易于辨別了。

子午流注的阴阳相合，不仅以十二經有着阴阳的名稱，而阴阳也可以代表气血，血为阴，气为阳。由于十二經气血多少的分量并不一致，在阴阳各經中再分出气血的阴阳，要使它阴阳相合，就將发展出許多錯綜复杂的关系。关于十二經气血多少這一点，「素問」血氣形志篇說得很明白：「人之常數，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多气，阳明常多气多血，少阴常少血多气，厥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气少血」，这就是从十二經阴阳表里去說明气血的多少。「太阳常多血少气」，就是手太阳小腸經、足太阳膀胱經多血少气；「少阳常少血多气」，就是手少阳三焦經、足少阳胆經少血多气；「阳明常多气多血」，就是手阳明大腸經、足阳明胃經多血多气；「少阴常少血多气」，就是手少阴心經、足少阴腎經少血多气；「厥阴常多血少气」，就是手厥阴心包絡經、足厥阴肝經多血少气；「太阴常多气少血」，就是手太阴肺經、足太阴脾經多气少血。如將十二經气血的多少，合併起來說，太阴、厥阴，即小腸、膀胱、心包絡和肝經四經，都是多血少气；少阳、少阴、太阴，即三焦、胆、心、腎、肺、脾六經，都是多气少血；独有阳明，即大腸与胃經是气血俱多。「針灸大成」为便于記憶，对此并載有一个歌訣說：「多气多血經須記，大腸手經足經胃，少血多气有六經，三焦經與心包絡，膀胱小腸肝所異。」

再就十二經的气血多少，分別作一比較，可以看出其中是有着阳有余則阴不足，或阴有余則阳不足的規律。例如膀胱經與腎經為表里，膀胱經是多血少气，腎經是多气少血；小腸經與心經為表里，小腸經是多血少气，心經是多气少血；三焦經與心包絡經為表里，三焦經是多气少血，心包絡經是多血少气；

胆經與肝經為表里，膽經是多氣少血，肝經是多血少氣。獨有手足陽明的大腸和胃經氣血俱多，但它表里配合的肺脾兩經，即手足太陰經，如果個別去和手足太陽經的氣血多少相比較，又恰仍是相反的。所以手太陽小腸經是多血少氣，手太陰肺經就是多氣少血，足太陽膀胱經是多血少氣，足太陰脾經就是多氣少血。此種以十二經氣血多少的分別，在針術中素來是被認為治療上的準則，如〔靈樞〕經水篇所說：「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針艾，各調其經氣，因其常有合乎？」……串切循摶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適而為之眞也。」子午流注的舌法，就是掌握了氣血運行的盛衰，它是和陰陽各經中氣血多少，有着相對的有余不足一樣，從陽進陰退或陰進陽退的規律中，以陰陽相合的原則，產生了調和氣血按時針刺的時間的由來。

### 第三节 气血週流上下逆順的次序

子午流注以適應氣血周流盛衰的時間，作為針治的主要條件，這和〔內經〕中十二經氣血周流的學說是一致的。〔內經〕中關於氣血周流的論述很多，如以其在全身上下周流和逆順循環的方向來說，〔靈樞〕逆順肥瘦篇即曾清楚的指出：「脉行之逆順：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這就是將十二經的氣血周流，分述其在全身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逆順方向。這種方向，也是各經穴位所分布的起點和終點；如「手之三陰，從藏走手」，藏是指胸部，也就是太陰肺經從中府而走大指之少商，少陰心經，從腋泉而走小指之少冲，厥陰心包絡經從天池而走中指之中沖；「手之三陽，從手走頭」，就是陽明大腸經從次指商陽而走頭之迎香，太陽小腸經从小指少澤而走頭之聽宮，少陽三焦經從四指之關冲而走頭之絲竹空；「足之三陽，從足走頭」，就是太陽膀胱經從頭睛明而走足小趾之至陰，陽明胃經從頭頭維而走足次趾之厉兒，少陽膽經從頭前突（瞳子髎）而走足四趾之竇陰；「足之三陰，從足走腹」，就是太陰脾經從足大趾內側隱白而走腹之大包，少陰腎

經从足心涌泉而走腹之俞府，厥陰肝經从足大趾外側大敦而走腹之期門。綜合這十二經氣血的走向，它的逆順就很容易明了，手三陰肺、心、心包絡經，從胸走到手是順，從手走到胸就是逆；手三陽大腸、小腸、三焦經，從手走到頭是順，從頭走到手就是逆；足三陰肝、脾、腎經，從足走到腹是順，從腹走到足就是逆；足三陽胆、胃、膀胱經，從頭走到足是順，從足走到頭就是逆。從這些逆順中，既可以分辨出陽氣和陰氣的走向，也可以用來作為診斷病狀的參考。這正如《素問》太陰陽明論所說：「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阴道虛。……故陽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又如逆氣對於健康的关系，《內經》中所說的也是很多，如《素問》逆調論中的一節：「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臥也。」

手足陰陽各經絡的走向，按其上下順逆而先后聯繫起來，就是氣血循環周流不息的順序。《靈樞》經脈篇對於這一點有着詳細的說明，指出十二經從手太陰肺經開始，周流全身，終于足厥陰肝經，原文冗長，姑不引述。元代滑伯仁的《十四經發揮》，對此亦有扼要的闡釋：「十二經始於手太陰（肺經），其支者，從腕后出次指端而交于手陽明（大腸經）；手陽明之支者，從缺盆上挾口鼻而交于足陽明（胃經）；足陽明之支者，從跗上出大趾端，而交于足太陰（脾經）；足太陰之支者，從胃別上膈注心中而交于手少陰（心經）；手少陰無支者，直自本經少冲穴而交于手太陽（小腸經）；手太陽之支者，別頰上至目內眥而交于足太陽（膀胱經）；足太陽之支者，從髀內左右別下合腦中，下至小趾外側端而交于足少陰（腎經）；足少陰之支者，從肺出注胸中而交于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厥陰之支者，從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而交于手少陽（三焦經）；手少陽之支者，從耳后出自目鏡眥而交于足少陽（膽經）；足少陽之支者，從肝別貫膈上注肺，入喉嚨之后，上額循顱，行督脈，絡陰器，過毛中，行任脈，入缺盆下注肺中，而復交于手太陰（肺經）。」從這裡所述十二經先後聯繫着的順序，單簡的說，十二經氣血

的循環周流，就是自肺經開始，接着在大腸、胃、脾、心、小腸、膀胱、腎、心包、三焦、膽、肝各經順序循環着，此后仍是繼續从肝經轉入肺經，周流不已，和上述手足陰陽各經上下逆順的次序是完全相同的。

古人不但指出了十二經絡氣血循環的走向，而且還認為氣血從肺經開始循行十二經脈，在一呼一吸之間，脈行六寸，一日一夜的時間中，照這個順序要往復在全身循行五十周，即日行二十五周，夜行二十五周。對於這一點，在〔靈樞〕中，有着好幾篇的專題論述，例如五十營篇、衛氣行篇、營氣篇、衛氣篇、營衛生會篇等文中，都曾將營衛氣血循環運行五十周承接會合等情形，詳細的分析與闡釋，尤其是衛氣篇中，強調適應氣血運行在治療上的重要性，認為：「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其氣內干五藏，而外絡肢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為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无端，亭亭淳淳乎，孰能勞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寓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能知虛石之堅軟者，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于天下。」子午流注的針灸古法，就是適應着氣血在周身的運行，定出了它的盛衰的周期性，作為按時開穴針刺的時間。不過氣血運行，在一晝夜之中有五十周的循環，而子午流注按其盛衰所定的開穴時間，還僅是掌握了五十周之中的一部分時間。所以在子午流注之外，另有其它几种利用時間流注開穴的治療辦法，可以相輔為用，這也是研究子午流注法之中所應該注意的。

## 小 結

一、中國古代醫家，對於氣血運行在生理病理上的作用，早就有了深刻的認識，並按其性質分類，定出許多名稱，確定了以經絡為其在周身運行的經路，如果氣血在經絡間的運行失常，萬病乃變化

而生。这种学說，也是几千年来中医应用在治疗上的准繩。

二、十二經分为六阴經和六阳經，以其所屬的臟腑与分布在腹背或四肢内外側部位的不同，作为阴經和阳經的区别。凡脉气所出的井穴，在指端的称为手阴經或手阳經，在趾端的称为足阴經或足阳經。这些經脉，虽是气血运行的通路，但其中气血的分量有多有少，并不一致，如小腸、膀胱、心包絡和肝經都是多血少氣，三焦、胆、心、腎、肺、脾六經都是多氣少血，独有大腸与胃經是气血俱多。而將阳經或阴經按其每經相配的表里作一比較，阳为氣，阴为血，那就有着阳有余阴不足，或阴有余阳不足的顯明的对比。子午流注針法，阳进阴退，或阴进阳退，也是和阴阳各經气血多少有着相对的有余不足一样，掌握了气血盛衰的周期性，去接时針治，調和气血。

三、气血循环着十二經周流，自上至下，或自下至上，都有一定的走向。手之三阴經从胸走手，手之三阳經从手走头，足之三阳經从头走足，足之三阴經从足走腹，这是順行的走向，相反的便是逆行。如將这些順序联系起来，十二經气血的循环周流，也就是自肺經开始，接着輪流貫注于大腸、胃、脾、心、小腸、膀胱、腎、心包、三焦、胆、肝各經，此后仍是繼續从肝經轉入肺經，一晝夜之間，照这个順序要往复在全身循行五十周。子午流注，便是在这五十周的循环之中，掌握了其中一部分的時間，以作为相应气血盛衰开闢的針刺时机。

## 第三章 十二經流注的配治穴位

### 第一节 流注經穴的分类

十二經的起点和終点，都是在四肢的末端，这些末端的部位，从針灸疗法临床的体验中，尤其是肘关节到指端和膝关节到趾端的部分之間，更是各經重要的穴位。子午流注所应用的刺激点，就是选用这些要穴，共六十六穴，其中包括手足三阴經，計手太阴肺經、手少阴心經、手厥阴心包絡經、足太阴脾經、足少阴腎經、足厥阴肝經，每經各五穴，合共三十穴；手足三阳經，計手太阳小腸經、手少阳三焦經、手阳明大腸經、足太阳膀胱經、足少阳胆經、足阳明胃經，每經各六穴，合共三十六穴。在这十二經的六十六穴之中，每一阴經的五穴，分別有井、榮、俞、經、合等名称；但阳經多一原穴，所以每一阳經的六穴，就分为井、榮、俞、原、經、合等名称；由此再分别每一穴的性質和其作用。各經的脈氣，所出是井，所流是榮，所注是俞，所過是原，所行是經，所入是合。对于此种流注經穴的类别，「灵樞」本輸篇中就有如下的詳細說明：

「黃帝問于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經絡之所終始，絡脉之所別處，五輸之所留，六府之所與合，四時之所出入，五藏之所溜處，闊狹之度，淺深之狀，高下所至，愚聞其解。」

「岐伯曰：請言其次也。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內側也，为井木；溜于魚际，为榮；注于太淵，为腧；行于經渠，为經；入于尺澤，为合；手太阴經也。」

「心出于中冲。中冲，手中指之端也，为井木；溜于勞宮，为榮；注于大陵，为腧；行于間使，为經；入于曲泽，屈而得之，为合；手少阴經也。」

「肝出于大敦。大敦者，足大指之端，为井木；溜于行間，为荣；注于太冲，为腧；行于中封，为經；入于曲泉，屈膝而得之，为合；足厥阴也。」

「脾出于隐白。隐白者，足大指之端内側也，为井木；溜于大都，为荣；注于太白，为俞；行于商丘，为經；入于阴之陵泉，伸而得之，为合；足太阴也。」

「腎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为井木；溜于然谷，为榮；注于太谿，为俞；行于復溜，为經；入于阴谷，接之应手，屈膝而得之，为合；足少陰經也。」

「膀胱出于至阴。至阴者，足小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通谷，为荣；注于束骨，为俞；过于京骨，为原；行于昆俞，为經；入于委中，为合；委而取之，足太阳也。」

「胆出于尋陰。尋陰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俠谿，为榮；注于臨泣，为俞；过于丘墟，为原；行于陽輔，为經；入于陽之陵泉，为合；伸而得之，足少阳也。」

&lt;/